

对《三个三重奏》中居延泽形象的拉康式解读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三个三重奏》是作家宁肯继《天·藏》之后的用心之作,这部作品延续了作者的哲学思考。与作者先前的小说不同,此书不是逃离了世俗喧闹的独思,而是直面现实生活黑暗面的冷观。书中的三个平行的故事被一种内在的人性之思串联起来,书中描写的许多人物形象,虽然都不能以正常的思维来分析,但他们仍是生活在阳光下的最真实的人。书中人物居延泽作为八十年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一个充满了野心想要攀登社会顶峰的青年人,然而却在权力和情欲的漩涡里迷失自我,连带着那个时代的欲望与躁动,最终在死亡中走向人生的寂灭。

关键词: 拉康; 欲望; 《三个三重奏》; 居延泽

doi: 10.3969/j.issn.2095-5642.2017.05.065

中图分类号: I24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42(2017)05-0065-05

《三个三重奏》是作家宁肯继《天·藏》之后的用心之作,这部作品延续了作者的哲学思考。与作者先前的小说不同,此书不是逃离了世俗喧闹的独思,而是直面现实生活黑暗面的冷观。书中的三个平行的故事被一种内在的人性之思串联起来,书中描写的许多人物形象,虽然都不能以正常的思维来分析,但他们仍是生活在阳光下的最真实的人。书中人物居延泽作为八十年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一个充满了野心想要攀登社会顶峰的青年人,然而却在权力和情欲的漩涡里迷失自我,连带着那个时代的欲望与躁动,最终在死亡中走向人生的寂灭。

居延泽的故事就像是一部中国式的《红与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于连,我成功了,一个成功的于连”。^{[1]214}在居延泽的故事中,作者一直想要揭露人性欲望的存在与表现,正如其在文中所说“那年代,思想解放,觉醒首先是欲望的觉醒”。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小说家宁肯与西方的心理学家拉康有了共通之处。拉康研究专家 Dylan Evans 指出,“如果哪个概念可以被称之为拉康思想的核心,那就是欲望。拉康遵循斯宾诺沙的思想,认为‘欲望是人的本质’。”^[2]拉康认为:“主体理论是从发生学和结构学两个层次同时展开的,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它包括‘镜像阶段’和‘俄狄浦斯阶段’。从结构学角度出发,又把人的主体性分为三个层次: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3]因此,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解读居延泽的欲望历程,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文中人物的欲望是如何从觉醒到膨胀最终走向寂灭的转换过程,能够更好地理解小说的作者宁肯渗透在文中的结合现实社会的哲学思考。

一、镜像阶段——欲望主体的婴孩心理

首先大致论述下拉康的镜像理论。拉康从发生学的角度认为,婴儿从心理上来说都是早产的,因为婴儿出生后要经历很长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阶段,这一阶段婴儿因身体功能不健全而对母亲极度依赖,直到六个月左右,婴儿开始对镜子中的影像产生认同感,进入镜像阶段。这一阶段,婴儿通过镜中的影像认识到自身的独立状态,并以此为基础,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立意识。但这种通过镜子认识的自我其实是一种理想的自我,

* 收稿日期:2017-03-04

作者简介: (1991—), , , , : 。

并非是真正的自我,所以婴儿在镜像阶段形成的对自我的认识和真实的自我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驱使着婴儿终其一生寻求着一种理想和现实的契合。婴儿在镜像阶段形成的自我认知是其独立意识的开端,真正形成完全的自我意识是在进入符号界之后。“父亲”的出现打破了儿童在镜像阶段对母亲极度的依赖,这里的“父亲”其实是一种法规世界的代表,他的出现使儿童开始踏入符号界,开始认同父亲,完成心理上的真正独立。^[4]

在小说《三个三重奏》中,居延泽已经是一个成年的进入符号界的大学生形象,他在婴儿阶段的心理状态,我们只能从其回忆中的两个细节来大致分析:第一,居延泽小时候父母很忙,一直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和父母关系的疏远导致了居延泽潜意识中对母亲形象的极度渴望,此时比他大十五岁的成熟而内敛的李离出现,正好填补了他内心母亲形象的缺失,但因为成熟优秀的杜远方的存在,他一直无法完整地拥有李离,李离成了他心中难以磨灭的欲望缺失,因此他“想要成为杜远方那样的人”^{[1]211},幻想通过在酒厂实习期的不懈努力,达到杜远方那样的水平,成为理想中的自己,能够征服李离,占有李离。第二,居延泽一直喜欢镜子,“无论在哪儿他都会为自己准备一个小镜子”^{[1]455},如拉康所言,主体是面对镜中之我而形成的,镜中之我不是镜外之我的简单映像,而应当是一个能够安抚自己的失落和匮乏而形成的镜像,是按照心理性和文化性的愿求之驱动而形成的镜像。^[5]因此,结合拉康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居延泽有一种“被动的自恋欲望”,这种心理状态使得居延泽常常设想自己在李离或杜远方心中的位置,渴望被李离所爱,渴望像杜远方一样被他人所仰慕。

这样,居延泽作为欲望主体一方面被理想的自我控制,渴望将李离据为己有,对李离有一种很强的占有欲,这种占有欲又使得居延泽不断地奋斗,渴望成为杜远方。但另一方面“被动的自恋欲望”又使居延泽内向退缩,敏感而多虑,需要不断通过镜子认知自己,因此居延泽总是随时随地准备着镜子。这种情绪化的心理使得居延泽在矛盾中陷入迷茫。

二、俄狄浦斯之旅——欲望主体的欲望转换

拉康认为婴儿的出生终结了其在母体中与母亲浑然一体的状态,最初的温馨世界也被残酷的社会现实取代。因此,婴儿渴望代表安全感的母亲一直陪在身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婴儿逐渐发现,母亲经常会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缺失状态,这表明有欲望令母亲忽隐忽现。因此为了实现与母亲的合二为一,孩子开始尝试着能成为母亲的欲望对象,以防止母亲的再次消失。

“父亲”的出现使得这种尝试变成了徒劳,这里的“父亲”不仅指孩子血缘关系上的父亲,也代指象征界的权威。孩子发现母亲的欲望缺失在父亲那里得到弥补,便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对父亲的模仿,以期望取代父亲成为母亲的欲望对象,并再次回归到在母体中的完美状态,由此便形成了俄狄浦斯情结。但到了后期,孩子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对父亲的态度也由开始的竞争性转向认同,并清醒地明白只有进入到法规社会才能完成个体的真正独立,但同时也要以牺牲与母亲融为一体的可能性为代价。

由此我们来看文本中居延泽与李离的爱情,居延泽因为小时候母亲形象的缺失,对李离的爱便无意识地包含了对母爱渴求的性质,他对于李离的爱“最放纵时他甚至希望一整天都待在李离的身体里,甚至享受子宫,享受子宫婴儿期的孤独与温暖”^{[1]412},这是一种想要回归母体的表现。杜远方在居延泽的意识中是一个父亲一样的存在,所以他们三人形成了一个俄狄浦斯三角关系。而居延泽对于俄狄浦斯情结中母亲形象的渴求,让其一生的追求经历了三个阶段,也使欲望对象的三次转换。

第一阶段,初次实习期。此时的居延泽刚到达杜远方的酒厂,还只是一个羞涩的眉清目秀的充满文科大学生气质的年轻人,“他来酒厂当然不是因为酒,完全是因为杜远方”^{[1]270},杜远方此时就是居延泽的“自我理想”的完美模板,是他在镜像阶段投射和认同的对象。但此时“耀眼”的李离出现了,对于欲望主体居延泽来说,美丽而低调的李离成为了他母亲形象的替代物。从拉康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李离虽然是杜远方的情妇,

但作为居延泽欲望的对象,是“母亲欲望”的化身。拉康理论中的“母亲欲望”包括母亲自身的欲望以及对母亲的欲望。居延泽进入到李离的生活中,对于曾经为了自己未来而放弃年幼孩子的李离来说,也使自己自己的缺失得到满足,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一种感动彼此的爱情。此时的居延泽刚找到俄狄浦斯三角结构中缺失的母亲形象,回归母体的欲望得到满足,回到了自己在想象界想要得到的母亲、子宫和快乐以及生命律动之源,因此他开始反抗由父亲形象转换而来的杜远方对他未来的安排,拒绝进入到社会—文化这一他者系统之中,而是选择继续读研,像个孩子一样留在李离身边。

第二个阶段,通过李离“缘木求鱼”地回到杜远方身边。此时的居延泽已经从学校读研出来,事业上的不如意,以及和李离的爱情中“性的关系的热度锐减,‘母爱’上升,就越感到他们关系中杜远方的存在”。此时“被动的自恋欲望”让居延泽渴望进入到父亲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并开始接受父亲对其的象征性阉割,在书中表现为居延泽虽不情愿,但依然接受了杜远方要求其刮去胡子、剪短头发的要求。在他接受“象征性阉割”的同时,也要直面代替俄狄浦斯情结中母亲形象的李离随着杜远方离去的现实,但是他已经被杜远方带进法规世界,并见识到权力的巨大力量,因此短暂的时间里,居延泽不再渴望回归到母体,并意识到这是一种代价,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父亲形象的杜远方的认可,从而在法规世界站稳脚步,此时居延泽的欲望对象由李离转向了权力。

第三个阶段,居延泽功成名就之时。此时的居延泽在杜远方的帮助下在政府机关里作为欲望主体,对于欲望对象的追求也十分顺利,最终成功获得他进入法规世界想要获得的东西——权力,他终于做到和杜远方一样的身居要职,所以他说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于连”。同时他也克服了第二阶段对于李离的疏远,再次回到李离的身边,表面看来,俄狄浦斯的三角结构再次恢复,缺失的母亲形象和居延泽想要获得的他者的注视都得到了。但是此时的李离在居延泽心目中已经不完全是当初的母亲形象了,她是属于父亲/法律/象征界的,不再是居延泽缺失的母亲的替代品了,她给予居延泽一切父亲该给的,为他们的爱情提供了一份法规社会的保障。因此,居延泽缺失的母亲形象无法得到满足,只能继续他在法规世界的追求,最后成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由此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居延泽的欲望转换,一开始是原始的母性缺失,在与李离相爱的过程中,这种寻找母性关爱的欲望得到了暂时性的满足,但李离毕竟不是他的母亲,这份爱情最终还是以李离回到杜远方的怀抱而告一段落,此时只能寻找另一种欲望来替代,权力的欲望应运而生,但这种权力的欲望并不能使他满足,他依然向往李离的母性怀抱,最终形成一个连环式的俄狄浦斯之旅。

三、直面死亡——欲望主体回归实在界

根据拉康的理论,实在界其实和东方思想中的“虚无”是相通的。它既是婴儿初生时的自然与纯净的本质状态,在主体镜像阶段形成后依然以一种本源的状态存在的本质,也是主体进入象征界之后,以“无”的方式存在于具体法规之后的现实本质。印度思想中的象征宇宙一切本质的“空”和中国思想中超越一切现实的“无”和拉康的实在界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这里的实在界就相当于中国道家中的回归自然之说。所以人作为主体,在初生的婴儿状态时是存在于实在界之中,这时候的自我是最纯真质朴的自我。而镜像阶段形成了独立的认知,便走出了实在界,踏入了纷扰的俗世之中,但此时的实在界依然隐遁在主体的认知中,只有通过死亡的方式才能再次接近实在界,再次回归到出生时的自然之境。

文本中居延泽最后因为政治上的错误被关押在一个全是白色的密闭房间内,接受调查组的审讯。在这密闭的空间里,“白色充斥了他看到的一切。除非闭上眼,但只要睁眼一切就都是白的。”白色在这里象征的其实是一种虚无的状态,是一种万物初始时的空与自然。居延泽用无声对抗着这白色的空间,在精神上也达到了白色的境界,陷入深深的记忆中,这时候的居延泽其实只是在肉体上处于一种实在界,也就是自然本心之境中,因为“实在界作为这个世界的支撑,并不是‘真正现实’,而是使得现实不完整/不一致的空白”^[6]。而

让其完全进入到实在界的,真正回归到初生时的自然本心之境中的,是身患绝症的谭一爻。

死亡是虚无的另一种表示,在中国的哲学中,死亡其实是最后的空和无,居延泽在一片白色的空间中独处时也曾想过死亡的问题,说明他已经慢慢向这种虚无靠近。这时,谭一爻带着死亡的气息来到居延泽面前,作为一个大学里的法学教授、审讯专家,谭一爻和代表着权力的另一位审讯者巽在象征界并不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可以说居延泽作为欲望主体,在其俄狄浦斯情结无法得到满足之后,便转向了对法规社会权力的追求,因此他对于同样站在权力欲望中的一开始审讯他的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排斥感。然而谭一爻则是不一样的存在,首先他只是权力欲望追求过程的旁观者,他不曾介入居延泽所存在的法规社会,其次他病入膏肓,本身就有着一种死亡的虚无感,有学者指出“实在界是一种原始的无序和无知,主体无以接近和支配的领域,它不是指客观现实,而是指一种脱离语言符号秩序的‘缺场的在场’”。^[7]所以即将步入死亡之境的谭一爻是居延泽权力欲望追逐过程的“缺场的在场”。

在拉康的理论中,死亡是接近实在界的一种途径,通过终结生命的方式可以回归到生命的最初状态,也就是婴儿初生之前的那种自然淳朴的状态。实在界,是超越语言符号链的存在,其表征为创伤和死亡。所以居延泽面对着谭一爻,其实是面对着一种真实的死亡。谭一爻最后选择了佛教上的圆寂,也很好地印证了作者将其作为接引居延泽回归虚无的实在界的过渡者。

四、结语

宁肯的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子,小说描写的不仅是人物的人生历程,还会通过心理分析的方式探究形成这种人生的原因,并细致刻画出人物性格中的缺陷以及如何自我救赎的过程。居延泽作为一个欲望主体,究其一生都是寻找欲望缺失的过程,最初母亲形象的缺失让其踏上了欲望追寻之路,然后便在以牺牲李离为代价而进入其中的象征界,追求无法满足的权力欲望,最后终于在直面死亡的过程中走向了人生的实在界,归入虚无获得人生的空,回归到人生的最初的自然之境。

在欲望觉醒的八十年代里,居延泽的一生就如同一次难忘的俄狄浦斯之旅,在人生的初期,因为依恋李离的母性情怀,执意留在想象界不愿踏入杜远方所在的象征界。然而当他处于想象界之中时,就蛰伏于心中的对于权力的向往,最终还是让他走上了黑暗的权力之路。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种欲望的觉醒过程。遇到李离唤醒的是他对于母爱的渴望,其思想上所停留的想象界阶段也是其欲望追求的一个过程,其后依附李离再次回归象征着权力的杜远方身边,满足的是其对于权力的欲望,而后在这条欲望之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沉沦到权力欲望黑暗的深处。

居延泽的欲望觉醒后经历了对母性之爱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以及对生的欲望。居延泽在这三段欲望中都深陷其中,在母性之爱的欲望中,他通过伤害自己来表明自己的欲求真心;在权力的欲望中,他沉默着走向更深的黑暗;在生的欲望中,他坚持对于罪行的不承认。这一步步沉沦在欲望之海中的居延泽正是拉康思想中的典型形象。象征着实在界的谭一爻的出现,让居延泽在死亡面前解剖自己,诉说自己一生的故事,他的解剖其实并非是对着谭一爻的告白,而是化身为审视自己一生的“他者”形象。在白色审讯室中的居延泽,没有人能审讯他,除了他自己。他在谭一爻的引导下面临着实在界,面临着回归本心的状态,他终于跳出了包围着自己的欲望之海,站在实在界的岸边,以一个“他者”的形象审问着自己的一生。

在拉康的理论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欲望主体,要经历想象界的自我认知,以及象征界中的欲望沉沦,而实在界作为欲望主体刚进入想象界和离开象征界的一种空间存在,其实是一种难以到达的境界,或许只有跳出象征界,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来审视自我个体的存在才能到达。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有这种完全不含私心审视自我的能力,所以在象征界的欲望沉沦才会越陷越深。因此,《三个三重奏》中的人物居延泽虽然在欲望中沉沦过,但最终还是在直面死亡的平静中脱离了欲望的苦海,走向了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所提到的实在界,回归到人生的起点。

参考文献:

- [1] 宁肯.三个三重奏[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 [2] 张德明.红与黑:欲望主体与叙事结构[J].国外文学,2002(1):81-85.
- [3] 王晓章,郭本禹.潜意识的诠释——从弗洛伊德到后弗洛伊德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07.
- [4] 刘文.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自我建构[J].学术交流,2006(7):26-30.
- [5] 张法.从理论的多源上理解拉康的镜像理论和主体结构理论[J].社会科学,2011(4):127-128.
- [6] 石岩.拉康拓扑三界之符号性分析[J].商情(教育经济研究),2008(2):10.
- [7] 黄汉平.拉康的主体理论与欲望学说[J].文学评论,2010(3):195.

Lacan's Reading of Yanze Ju in *The Three Trio*

JIANG Jun-yu

(Humanities School,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Ju Yanze's behavior in *The Three Trio* can be analyzed by Lacan's psychoanalytic theory. Ju Yanze's ideal self formed in Lacan's mirror stage has a certain gap in his personality shaped in life experience, which results in his personality contradiction. At the same time, Ju Yanze, as the desire subject, formed his own original desire when wandering between "the imaginary" and "the symbolic", revolting against and yielding surrender to the fathers symbolizing order and pursuing the missing mother. Finally in the face of death, Ju Yanze went to the real nothing.

Key words: Lacan; psychoanalysis; *The Three Trio*; desire subject; Ju Yanze

(实习编辑:王崛兴 责任校对:金玉)